

今
古
可
觀

五
卷
冊

今古奇觀

今古奇觀目次

卷上

- 第一回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一
第二回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七
第三回 滕大尹鬼斷家私……………一二
第四回 裴晉公義還原配……………一七
第五回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二二
第六回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二七
第七回 賣油郎獨占花魁女……………三一
第八回 灌園叟晚逢仙女……………四一
第九回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五一
第十回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五五
第十一回 吳保安棄家贖友……………六一
第十二回 羊角哀捨命全交……………六五
第十三回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六七
第十四回 宋金郎國園破棧笠……………七七
第十五回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八二

今古奇觀目次

卷下

- 第十六回 李沂公窮途遇俠客……………九六
第十七回 蘇小妹三難新郎……………一
第十八回 劉元普雙生貴子……………三
第十九回 俞伯牙碎琴謝知音……………一〇
第二十回 莊子休鼓盆成大達……………一四
第二十一回 老門生三次報恩……………一六
第二十二回 純秀才一朝交泰……………一九
第二十三回 蔣與哥重會珍珠衫……………二五
第二十四回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三二
第二十五回 徐老僕義憤成家……………三八
第二十六回 蔡小姐忍辱報仇……………四二
第二十七回 錢秀才錯占鳳凰儂……………五〇
第二十八回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五六
第二十九回 懷私怨狠僕告主……………六八
第三十回 念親恩孝女藏兒……………七三

一

第三十一回	呂大郎還金全骨肉	七七
第三十二回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八〇
第三十三回	女秀才移花接木	八三
第三十四回	唐解元玩世出奇	九二
第三十五回	王嬌鸞百年長恨	九六

第三十六回	十三郎五歲朝天子	一〇五
第三十七回	崑俊臣巧命芙蓉屏	一〇九
第三十八回	趙縣君喬裝黃柑子	一一三
第三十九回	誇妙術丹客提金	一一八
第四十回	逞多財白丁橫帶	一二三

今古奇觀卷上

第一回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荆枝下還家日，花萼樓中合被時。同氣從來兄與弟，千秋豈詠豆萁詩。

這首詩爲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著三個故事看官聽在下所說的分部第一句說紫荆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炊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並無閒言。惟第三的年少隨着哥哥過日。後來長大了娶妻叫田三嫂爲人不賢恃着自己有些妝奩看見夫家一鍋裏煮飯一桌上吃食不用私錢不用私秤。便私房裏吃些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攪撥。公堂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目今雖說同居到底有個敵場。若是家道消乏下來。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分撥開。各人自去營運。不好麼。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認爲有理。央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時不肯。被田三夫婦內外連連催逼。只得依允。將所有房產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多。只還有庭前一顆紫荆樹積租傳下。極其茂盛。既要析居。這樹歸着那一個。可惜正在開花之際。也說不得。田大至公無私。乃議將此樹砍倒。將粗本分爲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零碎枝葉論秤分開。商議已妥。只待來日動手。次日天明。田大喚了二個兄弟同去砍樹。到得樹下看時。枝枯葉萎。全無生氣。田大把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傷手。向樹大哭。兩個兄弟道。此樹值得什麼。兄長何必如此痛哭。田大道。吾非哭此樹也。想吾兄弟三人產於一姓。屬翁共母。比這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生本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感。昨日議將此樹分爲三截。那樹不怒。活活分離。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離了。亦如此樹枯死。豈有榮感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二田三聞哥哥所言。至情感動。可以人而不如樹乎。遂相抱着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願依舊同居。合炊二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出來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歡喜。惟三嫂不願。口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兩個哥哥再三勸住。三嫂羞慚。回房自縊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這話攔過不提。再說田大可憐那棵紫荆樹。再來看時。其樹無人整理。自然端整。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爛漫。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各人嗟呀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詩爲證。紫荆花下說三田。人合人離花亦然。同氣連枝原不解。家中莫聽婦人言。第二句說花萼樓前合被時。那花萼樓在陝西長安。

城中大。唐玄宗皇帝所葬。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太宗室。因爲韋氏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兵誅之。遂即帝位。有五個兄弟。皆封王。爵時號五王。明皇友愛甚篤。起一座大樓。取詩經棠棣之義。名曰花萼。時時召五王登樓飲。又製成大幔。名爲五王帳。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有詩爲證。羯鼓頻敲玉笛吹。朱樓宴罷夕陽微。宮人乘燭通宵坐。不信君王夜不歸。第四句說千秋羞詠豆萼詩。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篡漢稱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聰明絕世。操生平極其寵愛。幾次欲立爲嗣。而不果。曹丕却其舊恨。欲尋事故殺之一日。召子建問曰。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朕未曾面試。今限汝七步之內。成詩一首。如若不成。當坐汝欺誑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詩已成。中寓規諷之意。其詩曰。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有詩爲證。從來龍貴起猜疑。七步成詩亦可危。堪嘆釜萼仇未已。六朝骨肉盡誅夷。話說的爲何今日講這個三椿故事。只爲自家要說那個孝廉讓產立高名。這段說話。不比曹丕忌刻。也沒子建風流。勝如紫荊花下三田。花萼樓中諸李。隨你不和順的兄弟。聽着在下講這節故事。都要學好起來。正是要知天下事。須讀古人書。這故事出在東漢明帝年間。那時天下平安。萬民樂業。朝有樓鳳之鳴。野無谷駒之嘆。原來漢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時。他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縣選舉。雖則有博學鴻儒。賈良方正等科。惟有孝廉爲重。孝者孝弟。廉者廉節。孝則忠君。廉則愛民。但是舉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時勢。州縣放個童生。還有幾十封荐書。若是舉孝廉之時。不知多少分上鑽營。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孤寒的便有會參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揚名顯姓。只是漢朝法度甚妙。但是舉過其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資格。驟然升擢。連舉主俱紀錄。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或貪財壞法。輕則罪黜。重則抄沒。連舉主一同受罪。那荐人的與所荐之人。休戚相關。不可胡亂。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肅。不在話下。再說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文。十五歲上。父母俱亡。雖然遺下些田產。盡僕奈門戶。聖徽無人幫助。更兼有兩個兄弟。一名許宴。年方九齡。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是幼小。無知。終日靠着哥哥啼哭。那許武日則躬率童僕耕田種園。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種時。二弟雖未嘗擾鋤。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時。把兩個小兄弟坐於案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於案前。痛自督責。說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默啓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號泣請罪。方才起身。並不以疾言劇色相加。他室中只用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漸豐盛。有人勸許武娶妻。許武答道。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篤夫婦之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由是畫

則同耕，夜則同讀，食必同器，宿必同床。鄉里傳出個大名，都稱爲孝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正是陽羨許李長，耕讀重夜忙，教誨二弟俱成行，不是長兄是爹娘。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勸駕許武迫於君命，料難推阻，分付兩個兄弟在家躬耕力學。一如我在家之時，不可怠惰廢業。有負先人遺訓，又囑咐奴僕俱要小心安分，聽兩個家主使役早起夜眠，共扶家業。囑咐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輛，自己雇了脚力登車，只帶一個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受職。長安城中聞得許武孝弟之名，爭來拜訪識荆，真是望重朝廷，名聞草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咱兄弟三人年皆強壯，皆未有妻，若先娶，殊非爲兄之道。況我家世耕讀，僥倖備員朝署，便與縉紳大家爲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之氣，不惟壞咱儒素之風，異日我兩個兄弟娶了貧賤人家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漸也。腹中雖然如此躊躇，却是說不得的話，只得權辭以對說家下已定了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衆人聞之，愈加敬重。況許武精於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來請教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窳要。凡是許武所議，衆人皆以爲確不可易。公卿倚之爲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郡舉薦，誠恐怠荒失業，意欲還家覲視，遂上疏其略云：臣以菲才，遭逢聖代，致位通顯，未謀報稱，敢圖暇逸。古語有云：人生百行，孝弟爲先。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父母早背，域兆未修。臣弟二人，學業未立，臣三十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二。願賜臣假，暫歸鄉里，倘念臣犬馬之力，尚可鞭答奔馳。有日天子覽奏，准給假暫歸，命乘傳衣錦還鄉，復賜黃金二百斤，爲婚禮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于郊外送行。正是：報道錦衣歸故里，爭誇白屋出公卿。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乃納還官誥，只推有病，不願爲官。過了些時，從容召二弟至前，詢以學業之進退。許武許普應答如流，理明詞暢。許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數，比前增加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武於是徧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兩個兄弟定親，自己方才娶妻。繼又與二弟配婚，約至數月，忽然對二弟說道：吾聞兄弟有析居之事，今吾與汝皆已娶婦，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聽命，乃擇日治酒，遍邀里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童僕至前，將所有家財，一一分剖，首取廣宇，自予說道：吾位爲貴臣，門宜榮戟，體面不可不肅。汝輩力田耕作，得竹塲茅舍足矣。又闢田地之籍，凡良田悉歸之己。將薄產者，量給二弟，說我賓客衆盛，交游日廣，非此不足以供我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無慮餒矣。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

隨非此不可以給使。今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蠢者作伴。老弱饋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衆父老一向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兩個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謙讓之心，大有欺凌之意。衆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幾個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幾個心直口快的，便想要開口說句公道話，與兩個小兄弟做個主張。其中有個老成的，背地裏捏手捏腳，教他莫說以此罷了，那教他莫說的，也有些見識。他道：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疏不間親，你我總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未必聽從。枉費了唇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倘做他兄弟的肯讓哥哥十分之美，你又啞這一場閑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等他爭論時節，咱們替他做個主張，却不是好？正是：事非干己休多說話，不投機莫強言。原來許宴許晉自幼蒙哥哥教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爲重。見兄如此分析，以爲理之當然，絕無有不平的意思。許武分撥已定，衆人皆散。許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宴許晉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奴耕種，暇則讀書，時將疑義，叩問哥哥，以此爲常。妯娌之間，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許武之所爲，都可憐他兩個兄弟，私下議論道：許武是個假孝廉，許宴許晉才是個真孝廉。他思念父母面上，一體同氣，聽其教誨，唯唯諾諾，並不攙拗，豈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初里中傳個好名，叫做孝弟許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把許宴許晉弄出一個大名來。那漢朝清議極重，又傳出幾句口號道：假孝廉做官員，真孝廉出口錢，假孝廉據高軒，真孝廉茅檐假孝廉富田園，真孝廉執鋤鑿，真爲玉，假爲瓦，瓦登廈玉拋野，不宜真，只宜假。那時明帝卽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問篤信有學之士，登門聘禮，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郡守分諭各縣，縣令平昔已知許宴許晉讓產不爭之事，又值父老公舉他真孝廉，行過其兄，就把二人申報本郡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名，一同舉薦，縣令到其門，下車投謁，手捧玄纁束帛，備陳天子求賢之意。許宴許晉謙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本分之事，吾弟不可固辭，二人只得應諾。別了哥嫂，乘輿到了長安，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金口玉言，問道：卿是許武之弟乎？宴普叩頭應是。天子又道：聞卿家有孝弟之名，卿之廉讓，有過於兄，朕心喜悅，宴普叩頭道：聖運隆興，闕門訪落，此乃帝王盛典，郡縣不以臣宴普爲不肯有涸聖聽，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誨，兢兢自守，耕耘種讀之外，別無他長，臣等不能及兄武之萬一。天子聞言，嘉其謙德，卽日俱拜爲內史。不五年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滿朝稱爲廉讓，忽一日許武致家書於二弟，拆開視之，書曰：匹夫而應辟召，任宦而致九卿，此亦人生

之極榮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無出類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宴普得壽，卽日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問宰相宋均道：許宴許普壯年入仕，爵位九卿，待之不薄，今慰屢求，退何也？宋均奏道：宴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宴普並薦天爵，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並召許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宴普之意，出於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其心。異日更下詔徵之，或訪先朝故事，漸予一六朝，以展其未盡之才。因使便道歸省，則陛下好善之誠，與宴普友愛之意，兩得之矣。天子准奏，卽拜許宴普爲丹陽郡太守，許普爲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限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宴普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饯。而別許武，備下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塋拜奠畢了，卽即設筵，逼召里中父老許氏三兄弟，都做大官，雖然他富貴驕人，自然聲勢赫奔，聞他呼喚，那個敢不來？況且加個請字，那時衆父老來得愈加齊整。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衆人都道：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老漢寧安敢僭先！此時風俗淳厚，鄉黨序齒，許武出仕已久，還叫一聲長文公，那兩個兄弟又下一輩了。雖是九卿之貴，鄉黨故舊，依舊稱哥。許武道：下官此席，端屈諸鄉親下降，有句肺腑之言相告，必須痛飲三杯，方敢奉聞。衆人被勸，依次飲訖。許武叫兩個兄弟次第把盞，各敬一杯。衆人飲罷，齊聲道：老漢實承寶昆玉友愛，借花獻佛，也要奉敬許武等三人，亦各飲訖。衆人道：這才長文公所論金玉之言，老漢寧安聽已久，願得示下。許武疊兩個指頭說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毛骨悚然。正是：斥鴳不知大鵬，河伯不知海若。聖賢一段苦心，磨夫豈能測度。許武當時未曾開口，先流下淚來，嚇得衆人驚惶無措。兩個兄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指着宴普道：兄因爲你兩個名譽未成，使兄作違心之事，冒不韙之名，有玷於祖宗貽笑於鄉里，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冊籍，把與衆人觀看。原來是田里屋宅及歷年收斂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意。許武又道：咱當初教育兩個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累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未得州郡徵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誠恐不知二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他終身名節。咱故倡爲析居之議，將大宅良田，強奴健僕，悉據爲己。有度我弟素敦篤敬，決不爭競。吾輩冒食餐之德，吾弟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聘，今位列公卿，官方無玷。吾輩已矣矣。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吾豈可一人獨享。這幾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分毫都不敢妄用，盡數開載在那冊籍上。今日交付一弟，裝爲兄的向來心迹，也叫衆鄉

尊得知衆父老到此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不能規測齊聲稱贊不已只有許宴許普哭倒在地道做兄弟輩哥哥教訓成人德倖得有今日誰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之上有累於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等都在夢中兄長威德從古未有這是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贖這些小家財原是兄長苦掙來的今該兄長營業弟輩衣食自足不消兄長掛念許武道做哥哥力田有年頗知生殖況且宦情已淡便當終老耨鋤以終天年弟輩年富力強方司民社宜資莊產以終廉潔宴普又道哥哥為弟輩而自汗弟輩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一等貪夫了不惟玷辱於祖宗亦且玷辱了哥哥萬望哥哥收回冊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衆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所言都是一般道理長文公若獨得了這田產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的一片苦心兩位若竟受了又負了令兄長文公一段美意依老漢賢愚見宜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才見兄弟恭而各盡其道他三個兀自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個剛直的挺身向前厲聲道咱等適才處分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遜便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冊籍來待老漢於你分割許武兄弟三人便不敢多言只得憑他主張當時將田產配搭二股分開各自營業中間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屋宇狹窄以所有粟帛之數補償許普他日自行改造其童婢亦皆分派衆父老都稱為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邀入正席飲酒盡歡而散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為歉欲將所得良田之半立為義莊以贍鄉里許宴許普聞之亦各出己產相助里中人人嘆服又得傳出幾句口號來道正是真孝廉惟許武誰繼之宴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義莊贍鄉里嗚呼真孝廉誰可比宴普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沽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如此三月假期已滿宴普不忍與哥哥分別各要納還官誥許武再三勸諭實以大義二人只得依從各攜妻小赴任却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郡縣郡縣為之震聞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為孝弟里後來三公九卿交章奏許武德行絕倫不宜逸之田野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問其緣故許武道兩弟在朝居位之時吾曾諷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復出應詔是自食其言也況近聞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不如躬耕樂道之為愈耳人皆服其高見再說宴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節自勵大有政聲後聞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兄弟相約各將印綬還奔回田里日奉其兄為山水之遊盡老死年而終許氏子孫昌盛累代衣冠不絕至今稱為孝弟許家云後人作歌嘆道今人兄弟多分產古人兄弟亦分產古人分產成弟名今人分產但奪爭古人自汗為孝弟今日自汗爭微利孝弟名高身並榮微利相等

家共傾，安得盡居孝弟里，却把閨牆人愧死。

第二回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話說五代時，南唐李氏有園，在江州德化縣，有一知縣，姓石名璧，杭州臨川縣人氏，四旬之外喪妻，又無子嗣，止有八歲一女，名月香，和一個養娘，隨任爲官清正，又值聽訟明決，下車數月，果然冤雪刑清，民安盜息，退堂之下，就抱月香於膝上，教他識字，又或教養娘和他下棋，蹴鞠爲戲。一日，養娘和月香在庭前踢球，養娘一脚踢起，那球滾入一個三尺深地穴以內，養娘手短，取他不出，石璧在旁，向女兒道：「你有甚計，使球自出？」月香想了一想，叫養娘取過一桶水來，灌入穴內，那球便浮在水面，又傾一桶穴中水滿溢出，其球隨水出來，石璧見女如此智巧，不勝之喜，閑話少敘，誰知石璧在任年餘，命裏官星不現，惹禍相侵，忽一夜倉中失火，燒損官糧一千餘石，上司念他清正，替他分辯保奏，竟逢唐王之怒，削去官職，要他賠還，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勒限嚴追，石璧爲官清正，把家私變賣，未償一半，被逼懸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養娘和月香二口，少不得着落牙婆官賣，取價償官，彼時本縣有個百姓，姓賈名昌，前官已問成死罪，及石璧到任，帶出冤情，報明開釋，那賈昌蒙他活命大恩，特思報效。一日在外爲商賈來，忽聞石知縣已死，卽往撫尸痛哭，備辦衣食棺木，感殮，又買地營葬，因欠官糧，將小姐和養娘發出官賣，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中，問他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官票來，這養娘二十歲，只判銀三十兩，月香十歲，因他容貌秀麗，判到五十兩，賈昌全無吝色，取出銀包，兌了八十兩紋銀，交付那牙婆，外又謝銀五兩，卽時領了二人回來，李牙婆將二人身價交地方官呈明，石知縣家產人口，變賣都盡，具文詳報不提，却說月香一路痛哭，隨賈昌來到家中，賈昌見了老婆，便道：「此女乃恩人石老爺的小姐，那一個是他的養娘，我當初若非恩人救出，早死於非命，今見小姐，如見恩人一般，你可收拾一座香房，令小姐居住，就叫養娘作伴，你須小心供奉，不可怠慢，倘日後親族來訪，那時送還也盡咱一片報效之心，若無人來訪，待小姐長成，擇一門當戶對人家，婚配恩人坟前，也有個親人拜掃。」月香生成伶俐，見賈昌如此分付，老淚忙上前萬福道：「奴賣身在此，過蒙恩人抬舉，乞受奴一拜，收爲義女，說罷，慌忙跪下道：「小人呈老爺的。」子民，這堪憐之命，亦是老爺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亦不敢輕視，何況小姐，方才小姐所說，就折死小人了，怎敢承命，望卽請起，暫屈寒舍，勿責怠慢，小人夫婦有幸，月香起來，再三稱謝，賈昌又分付家中上下，都稱爲石小姐，但呼他夫婦爲賈公賈婆，那知賈昌的老婆素性不賢，初見月香眉清目秀，自己無有子女，有心要收爲螟蛉女兒，見賈昌堅

執不肯，以賓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煩，但丈夫既如此吩咐，少不得勉強奉承。後見賈昌出外為商，每將好袖好緞，付與小姐服用，及個家中先問石家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漸漸不平，過了些時，就露出馬脚來了。若賈昌在家，朝暮夕，殮遞成個體面。但背了賈昌時，另是一個光景，常叫出養娘外邊差使，又每日限定石小姐做若干女工，遞他倘不如意，他便捉雞罵狗，養娘受氣不過，告訴小姐，欲待賈公回來，說知月香，不允道：「咱與你薄命之人，只可忍耐，為上。忽一日賈公作客回來，正撞見養娘從廚下出來，眼中含淚，右手拿一大碗飯，左手拿一碟醃菜，往石小姐房中去了。賈公一見，便含怒與老婆言道：『咱會吩咐你，務要好生奉養石小姐，今見養娘拿的，並無一點葷腥，是何道理？』老婆說：『葷腥儘有，那了頭自不來取，難道要老娘送進房中去不成？』賈公道：『原來你恁地無良，我在家中且如此，我出外時何如？』老婆道：『別人家了頭，那要你怎樣痛他？養得白白胖胖的，你要娶他做小老婆麼？』賈昌大怒，上前要打，又想自己出外時多，若打了他，他仍尋小姐和養娘的晦氣，遂罵道：『我不與你這潑婦講嘴。』自明日為始，咱叫當值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他二人，省得奪了你的口食。老婆自覺有些不是，便不言語了。自此賈公分付當值的人，每日肉菜分作兩分，却叫廚下了頭各自安排，送飯遠幾日，好不整齊。賈昌自奉養石小姐，却不出外經營，老婆却也故意修好，相忘於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看看長成，賈公意欲擇一佳婿，嫁得出去，方才安心。何期姻緣無遇，又急不得。賈公見婚姻不就，老婆也和順了，又思出外經營，預先叮囑老婆道：『你好生看待小姐，養娘若不依我言語，咱回家與你恩斷義絕。』又喚當值的與廚下了頭，分付再三，方出外經營去。却說賈昌的老婆，一向見賈公在家抬舉小姐與養娘，口雖不言，心下好生不樂。及賈昌出外三日之後，便使出家主母的勢來，尋了個茶湯飯碗的，不是先將廚下了頭罵道：『賤人家長在家日，縱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遵老娘的規矩，險却老娘外那個該伏侍的，要吃飯時，等他自取，不要你的殷勤，却誤了他娘的差使，罵了一回。』乘著熱鬧，喚過當值的，交命他將賈公派下另一分肉菜，全折進來。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意。又過了幾時，養娘去取洗臉水，盪些水已涼了。養娘咕喚了幾句，那老婆聽見，便將養娘叫在面前，發作道：『別人擔的水燒的湯，你胡亂用些，也罷了。當初在牙婆家，那個燒湯與你洗臉來？』媳養道：『誰要他們擔水燒湯，難道咱不會擔水燒湯嗎？下次我自己經營，不費廚下姐姐們的氣力。那老婆罵道：『小賤人，你既說你會擔水燒火，把這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不怕你不做？』等你那知心知意的家長回來時，你苦苦告訴他，便了月香在房中聽得慌忙移步向前，高福請罪，招認許多不是。養娘見小姐如此，亦道：『多是婢子不是，只看小姐面上，不要計。』

較那老婆愈怒道：什麼小姐大姐，既不是小姐，不到我家來，咱是個百姓人家，不曉得小姐是什麼品級，你動不動把來壓伏老娘不成？今日要說得明白，就是小姐，既賣咱家，少不得認咱老娘是個家主母，買婆婆豈是常叫的麼？月香聽得口角不好，含淚回房去了。那老婆分付家中，只叫月香名字不許叫他小姐，又命養娘專做擔水燒火，也不許入月香房中吃飯，多要小姐自取，是夜又叫丫頭搬了養娘的被窩，到自己房去，月香只得閉門獨眠。又過了幾日，將月香喚出房來，卸叫丫頭把他房門鎖了，月香無了住房，只得在外盤旋。夜間和養娘一鋪同宿，時常叫他拿東取西，役使起來。這月香無奈，只得就小伏低，那老婆見月香隨了他手，遂開了月香的房門，把丈夫寄與月香的綉緞都搬入自己箱內，連被褥都收去了。月香不敢則聲，忽一日買公有書來家，寄許多東西與石小姐，書中囑咐老婆好生看待小姐。我不久歸家來，那老婆把東西取去，想道：我今日待石家兩個丫頭，如此光景，丈夫回來，怎肯干休？咱一不做，二不休，趁他未回，索性把兩個丫頭賣去他方，俟老忘入回來，備着廝鬧一場罷了。主意已定，當下分付當值的道：咱喚張牙婆，咱有話說，不一時當值的將張婆引到買婆，叫月香與養娘都相見了，却分付他離去，然後對張婆說道：咱家這年小的，正有個好主兒在此，就是本縣大尹老爺，覆姓鍾離，是壽陽人氏，親生一位小姐，許配德安府高大尹的公子，在任上行聘不久，就要來取妝奩完備，還要一個隨娶的養娘。這位小妮子正中其選，只是異鄉人，怕大娘不肯買，婆想道：咱正欲招個遠方的主顧，況且是知縣買去了，丈夫回來不敢則聲，便道我有什麼不肯，只是不要虧了咱的，原價便好。張婆道：原價多少？買婆道：他十歲就是五十兩對的，今又添了五六年的飯錢，張婆道：吃的飯算不得，這五十兩原本在咱身上，要罷買婆道：那一個老丫頭也替他算個人家才好，原價是三十兩銀子，張婆道：粗些兒，值不得這許多，若是值得一半，我有個外甥三十歲了，我會許了與他娶一房妻，小買婆道：既是你的外甥，便讓你五兩銀子，張婆道：這小妮子在內共讓咱十兩罷，買婆道：也不是大事，你且說合起來，張婆道：我今先去回覆知縣老爺，到晚上還要合外甥商議，明日早來回話罷。多分兩個都定要成的說罷去了，不提却說大尹鍾離公與德安高大尹原是同鄉，高大尹所生二子，長曰高登，次曰高升，鍾離公祇生一女，許配高登，此女小字瑞枝，年方一十七歲，擇於十月望日出嫁，時已九月下旬，吉期將近，鍾離公分付張婆急切要尋個陪嫁，張婆得了買婆這個門戶，回覆高大尹道：既是人才甚好，五十兩也不多，明日來領價去，晚上就要過門，張婆道：領老爺的鈎旨，當晚回家與外甥趙二言道：今日

相當的一頭親事，與你成全了罷。趙二聽說先喜了一夜，次早即湊足二十兩銀子，帶在身邊，張婆出得門來，隨即走至縣中，領了老爺的鈞旨，到家中又兌了五十兩銀子，來到買家，把兩項銀子一一交付。買婆看明收了，少頃縣中命二名皂役，押着一乘小轎，到買家門前，停住。初時月香不知，臨期打發他上轎，月香正不知何往，不由的，和養娘抱頭大哭。張婆方才說明道：小妮子不要啼哭了，你家主母將你賣與本縣，知縣做個小姐的陪嫁。此去好不富貴，官府衙門不是要的事，到其間，哭亦無益。月香只得收淚上轎，轎夫抬起，一直抬進後堂。月香下轎，見了鍾離義，還以為萬福，張婆在旁邊，這就是老爺，須下個大禮。月香只得叩頭，立起來，不覺流淚。張婆叫他抹乾，引入內裏，見了夫人和小姐，問其姓名，答以月香夫人道：此名甚好，不必更改。遂命伏侍小姐。鍾離公厚賞張婆，張婆謝了出衙，日已向西，及到買家，只見養娘正在廚房落淚，思想小姐，買婆對着養娘道：咱今把你嫁與張媽媽外甥一夫一婦，比月香到勝幾分，不必悲傷也。勸了一番，適趙二提着一個燈籠，前來迎親，張婆就叫養娘拜別了買婆，一同來至家中，與趙二成親話休煩，述再說月香小姐，自那日進了衙門，次日命他打掃中堂。月香拿掃帚而去，鍾離公步出中堂，只見月香手把掃帚，呆呆的立在堂前。鍾離公暗稱奇，悄悄地上前看時，原來庭前有一個孔穴，月香却對着那穴流涕。鍾離公不解其故，走入中堂坐下，遂喚月香問其緣故。月香愈加哀泣，口稱不敢。鍾離公再三詰問，月香方拭淚言道：賤妾幼時和養娘在此蹴球為戲，誤落穴中，父親問賤妾有何計，使球自出，不須收拾。賤妾即命養娘取水灌入滿穴，球自溢出。父親見賤妾聰明甚喜，今雖年久，尚然記憶，親物傷情，不覺哀泣。願相公矜憐，勿加罪責。鍾離公驚問道：你父姓甚名誰？你幼時如何到得此地？細細說來。月香道：妾父姓石名璧，六年前在此作官，因天火燒倉朝廷將父革職，勒命賠補。父親病死，有司將妾合養娘發賣。本縣賈昌感咱父活命之恩，將我合養娘買在他家，好生看待，留養至今。因賈昌出外為商，其妻不能容，故轉賣於此。這是實情。鍾離公聽罷，傷感道：咱與石璧一般，是個縣令，他只因遭了火災，親生女兒淪於下賤，我若不聞不見，到也罷了。天教他到咱衙內，我若不撫恤他，同官體面何存？石公在九泉之下，以我為何人？當下請夫人上堂，把月香來歷敘明。夫人道：似此說來，他也是縣令之女兒，豈可以奴婢相待？目今女兒婚期已近，何以處之？鍾離公道：今後月香可與女兒姊妹相稱，下官自有處置。即時修書一封，差人送至高太尹處。高太尹拆開看時，原來是求寬嫁娶之期。上寫道：婿男嫁女，雖父母之心，舍已從人，乃高明之事。近因小女出閣，預道騰虛，月香者見其容貌端麗，舉止安祥，心竊異之。細訪來歷，乃知即前任石縣令之女。石公廉吏，被火災失官，喪驅女亦官賣，曠轉售於

寒家同官之女猶吾之女也。此女年已及笄，不唯不可屈爲媵婢，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僕今急爲是女擇婿，將以小女薄奩嫁之，令即姻期，少待改卜。特此拜懇，伏維情諒。鍾離義順首。高大尹看了道：「原來如此。此長者之事，吾奈何使鍾離公獨擅其美，即回書云：『鳳之配雖有佳期，狐兔之悲豈無同志。在親翁以同官之女爲女，在不佞事不以親翁之心爲心。』」復斯言，令人悲惻。此女麻吏血胤，無慚閱，願親家即賜爲兒婦，以踐始期。令愛別運高門，庶幾兩便。昔蓬伯玉恥獨爲君子，僕今者願分親翁之誼。高原頓首。使者將回書呈上，鍾離公看完道：「高親家，願娶孤女，固是義舉。但吾兒婚配豈可改圖，還是石小姐嫁後，另備妝奩，以完吾女之事。又寫書一封送去，書云：『娶無依之女，雖屬高情，更已定之妻，終乖正道。』」小女與令郎久諧鳳卜，淮叶鸞鳴，在令郎停妻而娶，妻已遠古禮，使小女捨塔而求婿，難免人非。請君三思，必從前議，惶恐再拜。高公看完道：「我一時思之不熟，今領鍾離親家之言，慚愧無地。今我有個兩全之道，使鍾離公得行其志，而吾亦同享其名說罷，即覆回書道：『以女易女，僕之慕義雖殷，停妻娶妻，君子引禮甚正。僕之次男高升，年方十七，尚未締婚，令愛歸我長房，石女歸我次子，佳兒佳婦，兩對良緣，一死一生，千秋高義，妝奩不必求備。時日且喜，和同伏冀，俯從不須改卜。』」是幸。原惶恐再拜。鍾離公得書大喜道：「如此處分，乃爲雙美。高公義氣，直超千古矣。」遂與夫人說知，將一副妝奩分開，並無厚薄。衣服首飾，稍稍增添，到十月望之前二日，鍾離公先將妝奩送去。臨期，高公安排了兩乘花轎，笙簫鼓樂，迎接兩位新人。高夫人喚出瑞枝、月香兩個女兒，分付他爲婦之道。二女拜別月香，感念鍾離公夫婦恩德，更覺難捨，含泪上轎，一路趕行，自不必說了。到了縣中，正是良辰，兩對小夫婦，如花似錦，拜堂合巹。高公夫婦歡喜無限。正是：百年好事今宵定，一對姻緣天上來。再說鍾離公自嫁女三日之後，夜間忽得一夢，見一位官人，幃頭象簡，立於面前，道：「吾乃月香之父石璧也。生前曾爲此縣縣尹，因火身亡。上帝憐吾清廉，憫其無罪，勅封吾爲本縣城隍。蒙君嫁女之恩，吾已奏聞上帝，君命中本無子嗣，上帝以君陰德盛大，賜君一子，高大其門。君當致身高位，安享遐齡。鄰縣高公與君同心，願取孤女，上帝喜悅，亦賜二子，高官厚祿，以酬其志。君當傳於人世，願行方便，不可欺辱孤寡。說罷，再拜。鍾離公答拜醒來，却是一夢。即時說與夫人，彼此嗟呀不已。及至天明，鍾離公坐轎到城隍廟中，焚香作禮，捐出俸銀，命道士重新廟宇，將此夢勸世人。又備細修葺報與高公知道。高公父子看了，俱各驚訝。鍾離夫人年過四十，忽生一子，取名天賜。後來鍾離義歸宋，仕至龍圖閣大學士，壽享九旬。子天賜爲宋狀元，高登高升，俱仕宋朝官至卿相。此是後話。再說賈島回來，不見石小姐和養娘，詢知其故，與老婆大鬧幾場，後來得知鍾

離公認月香爲女，同小姐嫁於高門。賈昌無處用情，欲出銀二十兩，贖回養娘，送還小姐處。那趙二夫妻恩愛，不忍分離，情願同去，靠着高宅，張牙婆也不能禁他。賈昌領了趙二夫婦，直到安德縣，裏知大尹高公，高公問了情由，進衙又問次媳月香所言相同，隨將趙二夫婦收留，以金帛厚酬賈昌，昌不受而歸。自此賈昌深恨老婆無良，立誓不與他相處，另買一妾同居，後生二子，此亦作善之報也。後人有詩嘆曰：人家嫁娶擇高門，誰肯周旋孤女婚。前看二公陰德報，皇天不負好心人。

第三回 滕大尹鬼斷家私

話說永樂年間，北直順天府香河縣，有個太守，姓倪，名守謙，字益之，家累千金，廣有田宅，夫人陳氏，所生一子，名曰善繼，及長大，婚娶陳氏，身故，倪太守罷官歸居，雖然年老，却精神健旺，凡事件件關心，不肯安閒，善繼道：人生七十古來稀，今父親七十有九，何不將家事交與孩兒照管，吃些現成茶飯，豈不爲美？太守搖著頭，口誦幾句道：我在一日，替一日，替你力掙些利息，穿共吃，直待兩腳壁立，直那時不關我的事，說罷走出，及十月間，倪太守親往莊上收租，住下，肥雞美酒，儘他受用，一日午後，無事繞莊閒步，忽見一個女子，同一白髮婆婆，向溪邊石上搗衣，雖然浹妝，却有幾分姿色，倪太守老興勃發，看得呆了，及女子搗衣已完，隨着老婆婆而去，太守留心觀看，見他走過數家，入一籬笆門內，倪太守連忙轉身，喚管莊的前來，叫他訪女子根脚，若未許人，欲娶他爲妾，管莊的領命而去，原來那女子姓梅，他父親是個秀才，不幸父母雙亡，跟着外祖母住，年已十七，尚未許人，管莊的訪問明白，就與那老婆婆說：這咱家老爺見你外孫女甚美，好意欲聘爲側室，正太太去世已久，並無人拘管，若嫁他時，豐衣足食，自不必說，連你老人家終身都有人照顧，老婆婆聽得如花似錦，一片言語，當下仗允，管莊的回覆已允，倪太守大喜，講定財禮，又恐兒子阻擋，着了個吉日，就在莊上行聘成親，過了三日，坐轎回家，與兒子媳婦相見，上下男女都來叩頭，稱爲小奶奶，倪太守把些布帛賞與衆人，俱各歡喜，惟有善繼心中不悅，背地裏夫婦唧唧噥噥，說個不了，早有人傳與倪太守知道，心雖不樂，却藏在肚內，幸而梅氏秉性溫和，事上接下一團和氣，故得相安無事，過了月餘，梅氏懷孕，衆人俱各購過，捱到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兒，衆人大驚，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就叫重陽，到十一日，又是倪太守生辰，這年正是八十歲，賀客盈門，倪太守開筵款待，一來自己壽辰，二來爲小兒三朝，好不歡喜，衆客亦皆來賀，倪善繼背後又道：男子六十而精絕，況是八十歲，這孩子不知那裏來的，我定不要他做兄弟，太守聞之，亦藏在肚內，光陰似箭，不覺又是一年，重陽兒週歲內

親外卷。又來作賀。倪善繼反走出門去。不來陪客。倪太守聞之。亦藏在肚內。恨只恨自己老了。等不得小兒成人長大。日後少不得落在他手。今日與他結冤不得。只索性忍耐。又過了數年。重陽兒五歲。甚是伶俐。倪太守早要送他。取名就叫善述。看個吉日。備下酒席。請位師傅在家中。同善繼的兒子。叔姪一處上學。誰知善繼見那孩子取名。同他排行。先自不如意了。又見與他兒子同學。到要兒子叫他叔叔。後來恐被他欺壓。不如喚兒子出來。另從師傅羅當下。將兒子喚出。只推有病。不入學中。過了幾天。聽得師傅說。大令郎另請先生。分做兩個學堂。不知何意。倪太守聽了此言。不覺大怒。就要尋兒子問他。又想到。天生逆種。說亦無益。由他罷了。含了口悶氣。及入房中。偶然胸慢絆了一交。梅氏慌忙扶起。擔到床上。已經不省人事。請醫生來看。說是中風。梅氏煎湯煎藥。殷勤侍。連吃幾帖。全無功效。倪善繼見老子病勢甚重。便打童罵僕。先裝出家主公的架子來。倪太守心中稍覺明白。聽得如此。愈加煩惱。梅氏只是啼哭。遂留善述在房中作伴。倪太守自知病重。喚大兒子在前面取出簿子一本。田地屋宅各種帳目。都在上面。吩咐道。善述。方才五歲。梅氏又年少。未能管家。分家私與他。亦是枉然。如今盡交付與你。俟善述長大。你可看爹爹面上。替他娶房媳婦。與他小房一處。良田五六十畝。勿令飢寒足矣。這段話。我已寫在家私簿上。分家時。好與你做個執照。至於梅氏。或守或嫁。任從其便。你莫強他。若一一依我語言。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繼把簿子揭開一看。果如所言。滿心歡喜。說道。爹爹所命兒。一一依從。把着簿子欣欣而來。梅氏見他去了。兩淚紛紛。指那孩子道。這個小冤家。難道不是你的。把家私盡與長子。我母子日後把什麼生活。倪太守道。我也顧不得了。我看善繼不是個良善之人。若將家產平分。恐這孩子性命不保。不如都與他。以安其心。便無姑息。你年紀尚小。趁我未死。將孩子託付善繼。待我死後。儘你掠個好主兒去罷。莫要在他身旁討氣。吃梅氏哭道。你說的那裏話。奴也是偏門之女。也知從一而終的大義。况又有這個孩子。怎忍心拋他。好歹守着。倪太守道。你若立志果堅。莫愁你母子沒得過活。便向枕邊摸出一樣東西。交與梅氏。梅氏只當又是一個家私簿。却原來是一尺闊三尺長的一個小軸。梅氏道。要此何用。倪太守道。這是咱一樞行樂圖。其中自有奧妙。你可悄悄收藏。待孩子長成大兒子。不看顧時。你等個賢明有司官來。就拿此軸去訴理。述我這命。求他仔細推詳。自然有個處分。儘發你母子受用。梅氏收了軸子。又過了數日。痰忽上升。叫喚不應。嗚呼哀哉。八十四歲而終。倪善繼還在那裏查點家私。及梅氏差人去報凶信。夫婦兩口。方才跑來。哭了幾聲。就轉身去了。梅氏和小兒守着孝堂。不啼哭。善繼不過點名。答應。全無哀痛之意。七日。便擇吉安葬。及喪畢回家。便入梅氏房中。將箱打開。恐怕